

青年写作，在时间中沉淀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

近日，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12期“作家活动周”在北京和贵州举行。本次活动以“中国文学新力量专场”为主题，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青年作家参加活动。本报记者邀请周宏翔、周婉京、林为攀、钱幸4位青年作家开启了一场圆桌谈，管中窥豹，观察新一代青年写作者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，他们有哪些体会与困惑。

“他们未曾宣之于口的，是我更感兴趣的”

问：请介绍一下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？有什么新作或代表作向大家推荐？

周婉京：我最早是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做记者，2016年出版过一本《清思集》，是我工作中非虚构写作的合集。在我采访过的艺术家、收藏家当中，我最喜欢听他们讲来香港的早年生活，与他们在内地的往事，里面有浓浓的烟火气。我们闲聊时，他们讲上海话、潮州话、客家话、东北话，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闲聊，把我拉进了他们的故事。我很幸运，因为在我提笔写故事之前，先遇到了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构成了短篇小说集《取出疯石》《慌张的山水》的雏形。这些在异乡漂泊的人，怎么行动、怎么反应、怎么生活？比起他们告诉我的事，他们未曾宣之于口的，是我更感兴趣的。

林为攀：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算起来有十五六年了。高三时，我因为看了一本《百年孤独》，写出了第一篇小说《作家之死》，并获得了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，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今年，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第八本书《搭萨》，这是一本小说集。同名小说在今年获得了第二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，或许它能成为我目前的代表作。《搭萨》中，我首次把笔触放到客家原乡，写了一个客家“扛菩萨”的故事，它让我的写作有了不一样的变化。

周宏翔：我的写作开始得比较早，起初是因为不想只写作文。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5岁，在我们当地的校园刊物上发了一篇小说。高中时，我主要以写青春小说为主，陆续发了1年多，很快就被出版社注意到，促使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，几年后又辞职回归写作。我想向大家推荐的是去年在《收获》发表的长篇小说《当燃》，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，是和我的家乡重庆有关的故事。

钱幸：我在中学时，把全班同学写到了小说里。同学追着我，要讨个好角色和好结局。我家里没这方面的人才，父母总觉得我痴心妄想。但我还挺争气，大学里写了两个长篇，在《萌芽》杂志发了。作为一个爱考编的山东人，毕业后我选择了循规蹈矩的生活，写作间断了8年，但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总是会看到那些脆弱的、渺小的、无助的人，就又想写了。2021年，我又开始发表作品，但不是写我自己，是写我所见过的人。推荐我即将问世的三本书吧：中短篇小说集《冷静期》，聚焦的是“人与人的差别”这个问题；中篇小说集《二十一日酉时》，聚焦的是“罪与罚”；长篇小说《何人到白云》，讲述小城市两代人暗流涌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关注的是“孤独”。

“若想感受地面的温度，必须留下脚印”

问：青年写作往往被人们寄予议题创设、审美革新、叙事突围的厚望，青年作家则被视为文学变革力量的主体。在你看来，如何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？

钱幸：时代不是抽象的，看到周围怎样、周围人怎样，构成了我们时代感受的一部分，比气候还重要——它近似人文气候。作家要“在场”，还要拉开一段距离，发现一些滞后或穿透的东西。我更关心那些朴素生活着的人，更偏向于描绘这个时代的普通人。比如我写过“魏永芳”系列，作为进城务工者，她是医院的护工。就像柔软的蚌吞食砂砾却奉献出珍珠，她从生活的艰辛中捧出的是坚韧和体谅。我像一个“体验派”作家，没有很多技术，多



凭借直觉。

周宏翔：对当下的记录很必要，但同时也特别困难。比如，城市文学相较于县城、乡土，很容易显得轻浮，主要是原因是城市的快速更迭，很难沉淀下某种厚实的东西，流行与过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。我想，解决的方案似乎还是要嵌入某些时代痕迹和公共事件的记忆，才能让轻浮稍微沉淀下来。归根结底，青年作家还是要投入生活中，去捕捉那些真实感和现场感，找到互联网无法呈现的“实感”和思考。

林为攀：人工智能日新月异，让许多同行忧心忡忡。但要我说大可不必，AI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都不可能取代人类，就像交通工具无法取代双脚，若想感受地面的温度，必须留下脚印。不管时代如何变化，文学都是人类最后的一道堡垒。不过现在读者对作家的要求更高了。如何突破？我想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。就拿我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中篇《便携式祖先》举例吧，这篇小说借鉴纪录片脚本，即采用场景与画外音的形式，讲的是一个客家人认祖归宗的故事。我认为，AI时代同样给了作家机遇，就像有托尔斯泰这座高峰，才能有后来的“冰山理论”和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……人工智能是另一种层面的鞭策，而非阻力。

周婉京：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像一条快速流动的信息河。每一天，我们都面对无数的信息。如何快速做出筛选，成了我们的日常。信息太多，相伴而来的可是写主题太多、太散，有时小说开篇了，中间被信息和事务打断，前面的开头就搁置下来，如此积攒下来的故事很多。所以我近几年持续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如何在捕捉时代速度的同时，尽量让自己慢下来？我想这是我们年轻一代相较于前辈作家所面临的新问题。读者在碎片化阅读，我们作者也经历着碎片化写作。有时候，我完成了一天的写作之后，莫名生出一种悲壮感，越写，就越感受到深度表达与算法逻辑的对抗。在算法面前，我们都只是日复一日搬运石头的“西西弗”。

问：作为今天的写作者，你在写作中面临哪些困难？有没有找到应对方法？

周宏翔：我觉得当下创作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倒不是AI来袭，而是输出者越来越多，但阅读者越来越少。过去，创作者也是阅读者，现在似乎更多的人试图创作，但并不怎么阅读同行的作品，创作者与阅读者的身份割裂了，某种程度上导致了“失去读者”的问题。我记得刚开始写作时，还会收到读者来信，以及后台交流的私信，大家会针对作品发表自己的想法，现在我收到的信息更多是问我怎么写作、怎么发表的。如何引导读者去读作品，这可能是比较难的。

钱幸：其实现在很适合写作，你站着不动，写作素材就往脸上扑。我有时候在写一部小说时，另一个故事忽然就从字缝里长出来了。对我而言，最大的困难是取舍，因为我不是专职写作，要把时间和精力切割成小块。但反过来说，这也刺激了创作，我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用来写作，或者酝酿写作。

写作是副业也有好处，我就在生活之中，不是感同身受，而是“身受”。我会遇到各类职场困境、人际问题、家庭婚姻问题等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抽离出真身，客观观察。一切都是小说的来源。换言之，小说就是我的生活。

“不能光低头走路，也得抬头看路”

问：当下，新大众文艺崛起，文学创作早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作为青年作家，如何打破传统文学的界限，探索新媒介、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？

钱幸：时代在变，写作者不能光低头走路，也得抬头看路。我们不能苛责读者的选择，而应该自己如何让更多读者进入深阅读。我在写小说时，尽

量找一个更好进入的“壳”，把那些困惑、难以言表的复杂东西，用故事的外壳包裹住。外壳诱人，嘎嘣脆，入口即化，故事微苦，品到最后，又有点儿回甘。我还建了小红书账号，每天会找一点儿素材，用活泼的表达分享，比如最近“关于写作者为何要奔赴协作组织这件事”“用半年时间测试了波拉尼奥的写作方法到底行不行”等帖子还收获了不少点赞关注，也是试图跟读者建立连接。作品不是商品，但既然写了，总还是需要读者的。希望以后能够借助大数据、新传媒手段和技术，将作家的东西精准送到读者面前。

周宏翔：其实在我看来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“界限”，因为所有的“界限”都会随着业态的变化而打破，就像我们很难定义马伯庸的小说到底是严肃文学还是网络小说，或者村上春树到底在不在纯文学讨论的范畴里。互联网把很多东西的界限都模糊掉了，年轻人对于所谓的“区分”也越来越不在乎，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，这个能不能吸引我。在新媒体和技术兴起之后，我们的传统叙事一定是在发生变化的，不管是关注的内容还是作品的结构，包括语言，但文学本身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核，一直在抵御这种变化。真正能够引起人思考的文字不该是随波逐流的。作为青年作家，即使走不到互联网前面，也应该紧跟互联网，去挖掘那些短视频记录之外的生活。

林为攀：如今一切都在碎片化，时间被切割成无数块，刷短视频是我们的日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传统文学不但不会式微，反而会焕发新生，因为文学是战胜虚无的最佳方式之一。之所以产生文学式微的错觉，不是因为文学已死，而是作家自身水平有限。

问：本次作家活动周的主题是“中国文学新力量”，我想其中包括两方面含义，一是说要写出“有力量”的作品，二是指作为文学新人，要肩负为中国文学贡献“新力量”的使命。你如何看待这个主题？

周婉京：我很认同你的看法。所谓的“新力量”应该是在“有力量”的基础上呈现的。这里面的“新”一方面指的是我们青年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正在改变，文学的时间感被短视频的“瞬间切换”解构，线性叙事似乎正在让位于碎片拼贴，这样一来，读者要的也许只是一个金句，甚至更少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更要注重与读者的关系，借助不同的社群和平台连接分散的读者；另一方面，“新”也意味着我们面对的现实维度发生了改变，人脑之所以区别于算法，可能正是因为人性的复杂，在短内容、浅文本制造的信息背后，依旧存在着许多我们可以深挖的角落。我想，那也对应着读者重新渴望“一盏灯下读长篇”的时刻。

钱幸：对于如何有力量，我想，真实的、坚定的、悲悯的东西最有力量。在充满“情义危机”的质疑和“如何成名有利”的焦虑面前，作家应该是一群天真的坚定者，是相信愚公移山的人，是胸怀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抱负的人。

周宏翔：“新”本身既在我们的创作阅历，也在我们的创作内容。作为随着互联网兴起而成长的一代人，我们能够提供的经验样本应该比前辈作家更丰富，但我们很多时候也禁锢在了手机屏幕之中，而忘记了自己到底应该留下什么。“新力量”应该是一种对自我和对文学本身的坚持和突破。我还是认为文学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把利器，需要我们好好锻造和利用起来。

林为攀：作为文学新人，只有写出“有力量”的作品，才能为中国文学贡献“新力量”。而有力量的作品在每个时代都不可能批量出现。文学新人大多数还在起步或者摸索阶段，大可不必过于操切，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成长。要把时间线适当拉长，将来回头看，就知道有没有“新力量”产生了。

“乘风破浪”旅程架起心灵之桥

杨秉虎

新一季《乘风2025》近日收官，收获观众好评。节目打破传统演播厅的局限，将舞台融入壮丽山河与地域文化之中，实现了“综艺+文旅”的深度互动。节目足迹走过海南陵水、云南石林和抚仙湖、雄安新区、新疆昆仑山、呼伦贝尔草原，当《向云端》的歌声在抚仙湖畔响起，当《日落大道》的旋律回荡在和田的落日余晖中，歌曲意境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，人文与山海交织共舞。

以山河为舞台，文旅融合赋能效果显著——昆仑山景区因节目录制而备受瞩目，形成了“跟着节目去旅行”的热潮。节目效应和明星推介转化为文旅吸引力，将“宝藏之地”推向大众视野。

《乘风2025》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通过内容融合与形式创造，将中华文化神采贯穿在舞台中。

李艺彤与泰国演员“月亮姐姐”Nune从语言不通到建立默契，舞台下的点滴互动让观众感动。

国际嘉宾深度参与，本身就是文化交融的体现。她们通过自身影响力向全球传递真实、多元、友好的中国印象。许多海外观众惊叹于舞台激发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，在社交平台上坦言“尽管不懂中文，但认为所有姐姐都非常优秀”。当节目聚焦于个体间真诚的互动、共同的梦想与相互成就的温暖时，文化的壁垒在共情中被悄然打破。国际嘉宾成为“体验者”和“传播者”，她们眼中的中国风景、穿着的中国服饰、感受到的中国情谊，连同海外观众发自内心的赞叹，共同构成了具象化的“中国故事”。

作为一档颇具IP效应的品牌节目，《乘风2025》有效构建了立体的文化传播场域：在表达上，它让传统“活跃”在当下，惊艳众人；在空间上，它让文化“走”出演播厅，与山河共鸣；在情感上，它用人性的温度“暖”化隔阂，架起跨越山海的心灵之桥。这趟“乘风破浪”的旅程，生动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，提供了文明互鉴的新样本。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)

●文化只眼

“《护宝寻踪》里的明德博物馆现实中是什么地方？”“穆师吃的水盆羊肉是哪家的？”“谁知道电视剧里的同款‘钵’‘天王俑’现藏于哪家博物馆？”近日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，大量观众分享了自己打卡热播剧《护宝寻踪》取景地、在博物馆寻找剧中文物原型的帖子，甚至还引发了关于“羊肉泡馍哪家强”的讨论。

当影视内容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，浓郁的秦风秦韵，吸引观众到陕西“寻宝”。用网友的话说，这样的“沉浸式追剧”，让自己不仅可以重温剧集情节、增长文博知识，同时还与剧中人物产生某种奇妙的共情，追剧体验感更足了。

据报道，剧中原型事件发生地陕西汉阳陵、汉文帝霸陵，游客络绎不绝；主拍摄地韩城市的多个景点，如博远堂、文庙、城隍庙、东营庙等，游客到访量比往同期增长近70%，有的取景地还专门举办美食节，方便游客品尝剧中同款食物。

线上追剧，线下打卡，由“沉浸式追剧”带来的线上线下互动，既提升了剧集的话题热度，也赋能了当地文旅发展。

从《我的阿勒泰》带动阿勒泰地区旅游订单暴涨、《玫瑰的故事》一句“北京到底有谁在啊”的台词激发全国文旅账号创作热潮，到因《狂飙》《繁花》而出圈的“强哥猪脚面”“宝总泡饭套餐”，再到山东乐陵影视城里，电影《唐探1900》、电视剧《国色芳华》拍摄场景吸引大量游客体验“影视拍摄演艺化、文旅体验剧化”新玩法……近年来，荧屏内外的话题共振越来越多，有的也许是巧合，有的则是多方配合、精心设计后而收获的“文旅硕果”；有的是同步于剧集的借势策划，有的则是敏锐抓住热点话题，“后发”但同样精彩。

“沉浸式追剧”之所以受到年轻人追捧，主要在于其打破了传统观剧的单向输入模式，催生出“剧情—实物/实地—体验”的文化消费立体新场景，不仅增强了追剧时的仪式感，也拉长了影视作品的生命周期、话题周期，使得文化产品与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。随着影视+农业、影视+文旅、影视+文学的跨界融合愈加深入，我们也看到了文化产业进一步“扩容”的可能。如何把“影视+”的流量，转化成文旅“留量”、消费“留量”，激发文化消费的蓬勃活力，正是产业链上各环节主体应主动思考、积极破题的关键。

其实，“蹭”上流量不难，用好流量却不容易。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，跟风炒作、同质化现象时有发生。当话题热度散去，客流也随之退潮。因此，不论是文创衍生品，还是旅游目的地，要想留住流量，都需要以自身的独特性，与用户建立情感连接。每一个剧集IP的转化，都需要以文化为基底，以体验为核心，以情绪价值为灵魂，用好故事打动人心，激活市场。

中国芭蕾绽放北马其顿

本报电（记者郑娜）近日，北京舞蹈学院外国舞党总支芭蕾舞系受邀赴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，参加第三届克莱登斯国际舞蹈艺术节。克莱登斯国际舞蹈艺术节是北马其顿的舞蹈艺术盛会，由多名优秀学生组成的北京舞蹈学院艺术交流团，以精湛的专业技艺，向当地观众献上了《仙女》《葛蓓莉亚》《雷蒙达》等经典芭蕾双人舞剧目，展示了中国芭蕾融合东西方美学精髓的魅力。

此次演出是中国芭蕾艺术首次在斯科普里这座千年古城绽放。演出中，北京舞蹈学院学子与圣基里尔·麦托迪大学芭蕾舞系的学子、斯科普里国家剧院芭蕾舞团演员同台献艺，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舞者以舞会友，互相展示了各自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舞蹈，不仅实现了艺术对话，更增进了解，加深友谊。演出结束后，北京舞蹈学院艺术交流团师生还观摩了圣基里尔·麦托迪大学芭蕾舞系相关专业课程，了解该校的教学体系与艺术特色。

中国驻北马其顿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磊观看演出后表示：“芭蕾艺术是一种国际交流语言，也是一种跨越国界的艺术形式，此次演出很好地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。”



▲交流团与驻北马其顿大使馆工作人员合影
◀演出现场
北京舞蹈学院供图

『沉浸式追剧』催生文化消费新场景

徐嘉伟